

綱鑑纂要卷之二十八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宋紀附遼紀

太祖皇帝

帝初仕周為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崩廟號太祖○帝聰明仁

孝豁達大度陳橋之變迫於眾心時偕國十餘盡削平之信之

儒臣分理郡國抑奪權豪愛養民力號稱英仁之下○帝諱匡

胤姓趙氏涿郡人四世祖眺唐附都令生挺唐御史中丞挺生

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

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管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

香孩兒管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果謂

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匡胤應期而

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累官殿中

都指揮使掌軍政薦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

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數前都點檢乃

亦光滿
室香經
宿不散

香孩兒

啓

祝天早

生聖人

續檢作

次

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點檢太尉領歸德節

度使唐王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矣

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應曆十年○宋北漢國唐

正月辛丑朔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初鎮定二

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

發汴京時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庭不知殿前散指揮使雷訓

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

也是夕次陳橋驛在開封府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

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歟後北征都押衙李處

愼具以事曰都知匡義匡胤弟也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其以事理譬

曉之諸將不可不從黎黑黎黑也犬漸黑也軍上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

濟天下
者當使
百姓戴
若父母

京師天
下根本

將無三顧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

未及對黃袍已如身矣眾即

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還外

今外印

梁府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

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

諸將禁戢攘奪匡胤曰甚善

肩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

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

能為若王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

后王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

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

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

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自仁和門入

秋毫無犯

周德恭曰

匡胤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勸王

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鋤叛卒退居藩服庶幾

各正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還殊無遜避之意

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

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

主以著其

篡竊之罪

同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其計何如

周宋太祖之得天下何如

劉定之曰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

漢高帝唐太宗是也謀取者機連會陽施陰謀而人莫能覺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為其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已處非其據而來奸雄窺覷之心矣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纔十日宋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足以群凶合謀託言有遼漢之師而空國授之於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正馬隻輪寇邊哉其太祖之入也遺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

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與謀殆未可也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籍市不易肆既取之後脩文偃武以虐代寬始有以起漢唐而追商周焉斯則可尚耳

鄭伯乾曰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取抑人謀耶予應之曰天之視而紫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矣面方耳大不見疑於世宗掌軍執政當見推於士卒此天命以著矣遵周室孤兒寡婦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五代初君暮仇之時而人心易搖於將帥此天命以授受矣然而禁兵無無故之行陳橋無無謀之變顧乃虛聲遠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倒其心實巨義之定謀趙普之協力陽以事理曉之以益其非陰以策立王

之以濟其事不然身上之黃祖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神詔料乎日
之風成而大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說於母而卒然不覺其情之
發露也又况首命諸將之辭已足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語不能殊
乎天理嗚呼宋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
雖宋史者乃謂末世以謀而不驗天命似抑之太過呂李二氏乃謂
天命有歸而不論人謀似揚之太過無怪乎或人之間也予故以是
語之

歸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能聞變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韓通白禁中禁中天子所居侍御違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

王彥昇遂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彥昇所害妻子俱死

丁南湖曰韓通者後周忠節第音人也歐子作五代史而周臣傳

派其死於後周之全節若錄諸周臣死節傳則掩其歷事各朝之堅
態故俱置之不錄此歐子待之怨責之嚴可謂仁義兩盡矣

時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

則歐陽
公作五
代史於
韓通之
心烈不
戰之周

臣傳死
節傳其
漢何如

為六軍所迫大軍天一且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劉縯

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

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

張九韶曰

春秋之義不明而人心陷於利仁義之途久塞而世道入於詐此王溥范質所以不舍一朝之富貴而後委質於藝

祖者亦獨何心哉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臣中君羞以為臣而宋之君臣如此子故不可以不辨

劉定之曰

臣當死忠子當死孝自人紀肇脩以來不可一日而廢者也范質為周宰相親受顧命誠與國同休戚者也今周祚

既廢宋鼎已定質雖知天命有歸力不能救亦當勒兵以拒之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馮道歷相五朝易而變辭賣國

以圖苟全者何異焉噫懷有宋初年之人心者非范質而誰

李氏壽昌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周世宗一日於宮中僕箒得一木牌題曰點檢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

而太祖為點檢日侍旁而不之覺貴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

能承先帝之業時世亂主幼太祖不乘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趙匡胤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堦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

諸神中遂用之匡胤就庭北面拜受乃昇殿即皇帝位國號宋色尚赤

命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廟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

官

丁南湖曰

按陶穀爲人雋辨宏博外競務進多忌好名及進禪父太祖甚薄之終身不獲大用人多笑之則帝之英明足爲開

創者法而穀之逢迎

足爲奸諂者戒矣

李東陽曰

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不爲無功尊爵豐祿其報不薄恭帝嗣位遽萌篡竊之心黃祖加身及弋內向撫其背

而奪之或謂當是時太祖不取亦將有逼而奪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哉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而報之於恭帝則

衰可興亂可撥而天下國家可安矣天道豈可誣乎

鑑宋論翊戴功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並加爵領節鎮餘領軍者悉

進爵有差華山華山陝西華陰縣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綱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帝贈通以終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

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亡晉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毛為之取象竹節專韓通住周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為水路都部署殺也鉞大斧專斷也廣義韓通則同官於周而均食周粟者也以寡

周得國一以死周盡忠千載之下是非定於史冊君子寧不快韓而鄙趙哉

陳氏經曰太祖入京韓通以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率眾扞禦賊人

何其殘滅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韓通為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

不受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韓通為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

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其違命而戮之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奈何祖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錄其子孫之義知不授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其違命

國太祖
韓通
為中書
令彥昇
不受節
鉞何如

賜韓通
抑彥昇
得失何
如
擬宋遣
使賑貸
諸州米
臣謝表

立太廟
帝祖考
宋主知
渙之道

之刑此所以思不能以及遠威
不足以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

鑑遣使賑貸于諸州
綱目作分賑

丁南湖曰太祖卽位之初遠遣使賑貸諸州者豈欲以是要譽於人

見子弟飢寒則當褰裳濡足以救之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
之心也宋王若此可謂得爲政之首務矣

綱宋王以其弟光義卽匡義也爲殿前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綱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宋從張昭宣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肅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旌爲順祖惠元皇帝祖敬

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
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發明值渙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王
於廟以聚之宋王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帝祖考可謂知渙

道矣

朱熹曰世以爲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
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其倍祖初無功德親盡

宋太祖

祧而已臣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撥之則億祖者太祖之
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以寧兆庶其
德蓋不必自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綱宋主視學○**目**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

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

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發明宋主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宋為三百年其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

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迨至關閩濂洛之問文運大亨綱目所以特書而美之

武臣盡令讀書
擬宋祖
親贊孔
頗儒臣
謝表

綱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后定州安喜人○**目**后治家嚴而有法生五

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濟贊卓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汴

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嘗拜於

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

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主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玠爲樞密使口口質等自以

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言曰如此庶盡秉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又退批所得聖

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

周德恭曰

范質等周朝舊臣食君之祿受君之恩非一朝一夕矢矧與宋主北肩北面稱臣昭灼人目不可掩也顧乃偷生賣

國忍耻事仇罔維既絕安足爲人尹氏論馮道曰迎降賣國最易人主如斯人者固當廢斥貶責可也今乃顯榮終始豈有一人臣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宜著於策交譏之也

唐荆川曰

范質侍康奉法王溥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長隔賢宰相宋興爲將校迫脇巡北而以倡群臣蓋是屬務

餘宋賜
楊礪等
十九人
及第謝
表

全軀保妻子寧知仗節死義求不負於社稷哉實垂沒獲謚之戒進
海何及彼乎生清猶博聞竟碌碌若是他尚奚訾哉

丁南湖曰

三公坐而論道此先王求治之盛禮也思謂范質等倫牛
賈國忘君事譬是歷代興亡之際諸姦臣積習多矣獨惟

質等升相之初諂媚太祖乃將先王此禮一旦廢滅則質等作偏之
罪特為可誅而太祖待相之失豈不併可謂耶

鑑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周昭義

昭義軍名

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宋主自將圍澤州

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先是帝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

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

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撫慰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

筠同舉兵筠遂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

澤州秦上黨屬山西

北漢主帥兵赴之

筠見北漢主言愛周太祖恩不敢受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語因

同本銘
死節何

使宜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韓父來監心甚悔漢主聞贊

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鮮之帝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

而白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

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筠走保澤州帝列

柵圍之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曰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

用陛下秦李斯與始皇議事帝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

得死所矣帝嘉其忠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帝進攻潞州

潞州屬山西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單州今單縣是也屬兗州府發明

李筠可謂知義矣書周昭義節度使所以見其不肯事警書伐宋所以正宋主之罪

呂氏中曰

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畧亦可

矣

張時泰曰

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爲心也前書李筠伐宋此書李筠死之學者

比而觀之則宋祖國之由蓋可見矣

鑑七月帝至大梁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

鑑帝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

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干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湛甘泉曰

宋都大梁無山河之險可恃故尤倚兵爲重其創制有禁

籍幾四十萬禁衛馬步半之又皆驍北練習有警則徂征無事則更

成統領屬之三衙奉天子之命面召發屬之樞府蓋得居重馭輕以

身使臂之法貽

謀信安是矣

鑑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周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郎玘以時饗祀

鑑八月立王氏為皇后口以趙普為樞密副使

鑑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重進周太祖甥也帝即位加重進中

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青州今青州府屬山東重進乃陰懷異志帝使陳思誨齎賜

鐵券以安其心鐵券符契也以鐵為之朱書字國之所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祿重進猶豫獸名

有聲則豫登才上下不一故不決日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

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城將陷重進盡室自

焚思誨亦被害唐主遣使攜師且使其子從鑑來朝口曰唐臣杜著薛

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為牙校遂還汴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朱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鈞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

重進盡室自焚

或曰三人皆嘗臣漢晉矣曰智氏之族讓非歟

張時泰曰

李筠雖周之藩臣未嘗臣於宋重進雖周之懿親蓋嘗臣於宋矣若重進者是誠二其心者也此二人之是非蓋可知矣

知矣

劉定之曰

韓通身為宰相重進為周之甥義與太祖不共戴天呂氏許以為忠尚矣李筠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

軍使世宗已不能堪今損像懸壁慟哭不已不過假此以盡惑眾心耳寧有睚眦哭像之誠乎以李筠並韓通相去遠矣

鄭天民曰

韓通二李之死呂氏中槩以三人為忠而無辨宋史斷其可議也重進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平心苟誠有為易報讐之心何不發於青州未移鎮之先乎李筠懸隊對使而泣天機觸而良

心矢發天籟鳴而宿怨冰融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軍力單弱不暇顧謀雖未善而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少忤於君而遂廢其晚節乎

後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而重進又次之

鑑

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

清源軍今泉州府屬福建

問後周忠臣韓通李筠李重進議者低昂均無定論其子優劣何如